

docriver 文川网
入駐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并付书 发现更多电子书

臺灣省通志
卷七 人物志

臺灣省通志

卷七 人物志

衆文圖書公司印行

臺灣省通志

卷七 人物志
列傳篇 宗教篇
獨行篇 列女篇
學行篇 流寓篇
開闢篇 外僑篇
技藝篇

(全一冊)

監修 張炳楠

主修 李汝和

整修 盛清沂

出版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北市延平南路一八一號

臺北電話：三三〇七四六・二七六九八號

印刷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

臺中電話：七一八三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臺灣省通志卷七人物志

鄭延平郡王世家篇

第一章 鄭延平郡王世家上

延平郡王鄭成功者，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廣明中，黃巢犯闕，盜賊讜起；光啓間，秦宗權陷固始，乃隨縣佐王潮入閩，厥後或居莆田、漳、潮等地，不一其處。至祖隱石者，始遷泉州南安之石井鄉，遂世爲南安人。大父紹祖，爲泉州府吏。父芝龍。母翁氏，日本女也。天啓四年七月，成功生於日本平戶之千里濱。當是時，芝龍隨顏思齊入居北港，往來閩、粵間，亦商亦盜。崇禎元年受撫，授以官。或曰授守備，或曰遊擊，不一。三年，成功七歲，芝龍遣人迎自日本，居安平。芝龍偉其貌，以爲縉紳器，名之曰森，延師課讀；穎敏不凡。時，芝龍已別娶顏氏，成功事之孝，每翹首東望，戚然有劬勞之思，七年，成功十一歲，偶以小子當灑掃應對爲題，其後比云：「湯武之征誅，一灑掃也；堯舜之揖讓，一進退也」。業師驚其用意新奇。又通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喜擊劍馳射。十一年，成功十五歲，補弟子員，試高等，食餼二十人中。十三年，芝龍累陞至署南澳總兵。十五年，成功十九歲，應鄉試；既至省，金陵衛士相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命世雄才，非科甲者」。時成功方銳意場屋，不以爲然也。十六年初，成功娶雷廉道董容先之女，以賢稱；是年，生子經。十七年順治元年，流寇李自成陷北京，思宗殉國。旋清人稱帝；福王卽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順治二年，封鄭芝龍爲南安伯鎮福建。成功方二十一歲，入南京太學，執弟子禮於華亭徐孚遠，及虞山錢謙益。說謙益以知人善任，招携懷遠，練武備，足糧貯，決壘蔽，掃門戶。謙益曰：「少更事，知之易；行之難」。對曰：「行之在公等，度不能行，則去；能不我用，亦去；此豈貪祿位，徒事粉飾地邪？能將將，伊、呂一人；能將兵，虎賁三千足矣；不能，多益擾，衽席間皆流寇也！」謙益改容謝；心是之而不能用。然偉其器，因字之曰大木。弘光元年順治二年，四月，清兵陷揚州。五月，陷南京，福王被執。閏六月，唐王卽位於福州。七月，改元隆武，晉封芝龍爲平夷侯，加太師，稱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八月，成功隨父陛見，帝時未有嗣，奇成功容止，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毋相忘也」。遂賜國姓朱，名成功；拜宗人府宗正，典禁軍，以駙馬都尉體制行事。

時清人施間於江南者，爲內院洪承疇，於閩者爲御史黃熙胤，皆晉江人，與芝龍通聲問，帝以居常不寧。成功因間跪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捍陛下矣！」十月，母翁氏歸自日本。隆武二年順治六年正月，命總統御管軍務，進兵江西之鉛山，尋又命出兵永定關。三月，封忠孝伯，拜招討大將軍，賜尚方劍；詔鎮仙霞關。四月，成功巡關歸，迎駕至邵武，尋奉命兼鎮永定關防守。六月，募兵漳、泉。是月，清兵大舉入浙。初，弘光之覆，魯王監國於紹興；至是紹興陷，魯王走福寧，依建國公鄭彩。清軍遂進浙西，迫

仙霞關，洪承疇以王爵啖芝龍；芝龍心動，欲悉撤關內外兵。八月，遣使至清師納款；又以密使授意成功；成功厲聲先曰：「敵師已迫而糧不繼，空釜司饗，吾將奈之何耶？速請太師急發餉濟軍，慎勿以封疆付之一擲也！」使遂不敢發語；回見芝龍曰：「向若道及納款，此頭已斷矣」；芝龍曰：「痴兒不識天命，固執乃爾，吾不給餉，彼豈能枵腹戰哉！」成功屢以糧請，皆不報，關兵遂多逃散；乃引兵還延平，登城周視，嘆息而回。是月清兵入仙霞關，帝從成功意，決計入贛，方至汀州，爲北騎所執，遂及於難。九月，清兵進駐泉州，清將貝勒博洛招降芝龍；芝龍以未獲洪承疇信，猶豫莫決。博洛知其以立唐王有疑懼心；致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必投明主而事，乘時建不世之業，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廣未平，現在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大悅，欲進降表；成功諫曰：「父總握重權，未可輕爲轉念；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亦難一旦飛過。然後收拾人心，以固根本；大開海道，與賊各港，以足糧餉；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也」。芝龍曰：「稚子妄談！夫以天塹之隔，四鎮之雄，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成功曰：「父所見大概，未曾細料機宜，與夫天時，地利之有不同耳！清人兵馬雖盛，實亦不能長驅而入；惟以文人弄權，朝政瓦解；遂釀成煤山之慘；清人乘其天時，乃得排闥直入，以承大統。迨至南都，亦非長江失恃，蓋由君非戡亂之君，臣多庸碌之輩；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父若藉其崎嶇，扼其險要；則地利尙存，人心可收也」。芝龍曰：「識時務爲俊傑，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一旦失利

，追悔莫及，豎子慎勿多言！」成功復牽芝龍衣哭諫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死，吾父當三思而行！」芝龍不悅，拂袖而起。成功出，適遇季父鴻逵於途，告以始末，鴻逵壯之。入謂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不敢虛鼓唇舌；況兄尙帶甲數十萬，鱸船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曰：「吾弟所言，非長遠計耳！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業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亦不量力也。不如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來豪傑，亦往往有行之者；清朝正未必忍相棄耳！」鴻逵曰：「然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心待我，我即以誠心應之，何疑焉？」遂進降表。鴻逵恐成功被挾，乘間縱之去；率所部駐金門。芝龍召之同行；成功覆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倘後有不測，只有縞素而已」。臨行，安昌侯王楫、吏部尙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將軍顧乃德苦諫不聽，平海將軍周崔芝泣語之曰：「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遂降。

十一月，芝龍至福州，見清貝勒王，握手甚歡，折箭爲誓，命酒飲三日夜。貝勒俟成功降，既而不至，芝龍嘆曰：「成功去，清朝其道儼乎；使君憂者，必此子也！」芝龍既薙髮，貝勒密與內院議曰：「聞芝龍平生桀黠多智，好持兩端。今單騎至此，實有觀望之意；若縱之去，恐有意外之慮；不如乘夜召其陛見，挾之北上；則蛇無首，其餘碌碌，無能爲也」。乃夜半拔營起，挾之而北。芝龍始悔；以未宿戒辭。貝勒曰：「公之左右僕從，悉在此矣，豈憂無行李費」？命

取二萬金置舟中，令從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可相見。既而芝龍又曰：「北上面君，是我本願，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脫有不測，我且奈何？」貝勒曰：「卽有之，無與公事；且亦非吾慮所及也」。芝龍既降，家人以爲可免暴掠，遂不備。旋清兵至，竟大肆淫掠。成功母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憤，剖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發喪起兵。時，成功意氣狀貌，猶儒生也。既力諫芝龍不從，又痛母死非命；悲歌慷慨，携所着儒巾、襪衫，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鑒之！」高揖而去。

十二月朔，大會文武僚佐於烈嶼，設高皇帝位，擇日誓師，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英傑，共伸大義」之語。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願從者忠勇侯陳豹，忠靖伯陳輝、忠振伯洪旭，忠匡伯張進，及施郎等九十餘人。收兵南澳，得數千衆，軍聲頗振；宗室遺老，多往依之。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五月，成功泊鼓浪嶼，自出家帑餉軍，以洪政及陳輝分管左右先鋒鎮，楊才及張進管親丁鎮，郭泰、余寬管左、右護衛鎮，忠定伯林習山管樓船鎮，柯宸樞、楊明爲參軍，杜輝爲總協理。時沿海諸島，各有所據。成功惟飄遊於鼓浪嶼，或出鎮海衛，以觀其變，待時而動。七月，合建國公鄭彩攻海澄，敗績。

八月，得鴻逵書，欲略泉州以爲根本；乃合兵圍泉州，列營桃花山，清提督趙國佐出戰，大敗之。

九月，清兵自漳州來援，圍解，成功回島。鴻逵熾舟泉港；自冬組春，郡邑戒嚴。是年，廣

西巡撫羅式桓立桂王於肇慶，始改元永曆；尋成功聞桂王立，曰：「吾有君矣！」乃修表稱賀，遣江干燦至行在。永曆二年^{順治五年}，以樓船鎮忠定伯林習山等攻同安城，清守將祈光秋，廉郎出戰不勝，棄城逃；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爲知縣，舉人陳鼎爲教諭；以邱縉、林壯猷、金作裕等將守之。九月，清兵陷同安，屠之。知縣葉翼雲，教諭陳鼎，及守將邱縉、林壯猷、金作裕皆死之。

十月，晉封成功爲威遠侯。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正月，成功募兵銅山，以中衝鎮柯宸樞，援剿左鎮黃廷攻漳浦，清守將副將王起鳳降；遂由雲霄抵詔安，移屯分水關。令黃廷、柯宸樞等守盤陀嶺。四月，守漳浦清總兵王之綱，副將王邦俊，知成功移師詔安，乃分四路犯盤陀嶺。是日拂曉，大霧，人對面不相見，援剿左鎮黃廷，右衝鎮林習山不戰而潰；柯宸樞分兵拒戰，衆寡不敵，與弟中軍宸梅俱戰死。成功哀悼，建祠祀之。七月，封成功爲漳國公。十一月，伐潮州。

是年，全粵皆奉永曆正朔。永曆四年^{順治七年}三月，成功入潮陽，知縣常翼風率父老郊迎。令洪旭駐鎮徵輸轉運。四月，移師揭陽，攻新墟寨，降之。旋以鴻遠就食揭陽，潮州守將郝尙久不納，引數千來攻；陳斌躍馬貫陣，獲其中軍陳祿，大敗其衆，尙久僅以身免。六月，攻碣石衛蘇利，不克，右先鋒林勇陣亡。既而郝尙久降清，成功議攻之；陳斌進曰：「潮郡東西環溪，只一江橋通漳大路，必斷橋以絕援兵，然後紮西南圍攻」；從之。嗣以漳州援兵至，久攻不下；士卒多病，乃退兵潮陽。是時，成功征討沿海，迄無立足地。八月，鄭芝鵬至潮陽，說成功取廈門爲根據；時金、廈二島，爲魯王所封建國公鄭彩、定遠侯鄭聯所據；肆虐不道。成功與陳豹等議曰：「兩島本吾家土地，彼兄弟虎踞橫行，大不堪」。乃嚴部署，自揭陽回師，於中秋夜抵廈門。聯

方醉萬石岩，報至，不得通。詰朝出見成功舟中，交拜甚歡。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相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唯唯惟命。乃麾軍過船，聯軍皆降，海上悉屬。九月，設壇中左，請兵部主事萬年英宣勅行禮祭母翁氏。十月，以閩安侯周瑞爲水師右軍。時成功有潮陽之行，以水師四鎮鄭芝莞鎮中左，鎮將阮引、何德、藍登聽調遣；留夫人董氏，世子經監守之。十一月，至潮陽，行在有旨勤王。十二月，抵揭陽；清人已下廣州。與鴻逵議，以郝尙久歸清，揭陽終難久居；乃以鴻逵回守中左。

永曆五年

順治八年

正月，成功應西寧王李定國之請，至南澳備師，南下勤王。忠勇侯陳豹請見，

告曰：「藩主統師勤王，先帝在天之靈，實鑒貺之；但聞二酋已破廣州；杜永和入瓊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難捨也；不如將此南澳地方，聽命藩主駐節，居中調度，兩顧前驅督同各鎮南下，詣會王師；候有信，請藩親行未晚也」。成功曰：

「爾固效忠；但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驅難報；今有旨調節；雖越山踰海，義當趨赴；豈暇謀及身家。爾當暫固地方，中左有急，馳赴援防可也」。

豹知成功意堅，從之。遂發南澳。是月，鴻逵、洪旭、施郎等俱回中左。二月，次白沙湖。二十五日，發自白沙湖，忽狂風大作，船擦飄散，成功坐舟桅折，危甚。管正坐船內司都督蔡進福以別舟接載脫險。詰朝，風息收港，已一日不得食矣。三月，至大尾所，拔其城。是月，清福建巡撫張學聖，提督馬得功，漳州鎮王邦俊合師攻中左。晉澄濟伯鄭芝豹載渡；阮引、何德不敵，鄭之莞亦遁。夫人董氏與世子經棄輜重逃，中左遂陷。閩部曾櫻自縊死。既而鴻逵至，以水師

截敵去路。旋施郎、陳燠等敗得功。鴻逵促成功班師回勦，成功曰：「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顧之何益；且呎尺天顏，豈可半途而廢。國難未報，遑顧家爲」。時三軍以家眷在廈，却顧而憂；脫巾可虞；諸鎮勸成功回棹；乃南向再拜曰：「臣冒涉波濤，冀近天顏，以佐恢復，不意中左失守，將士思歸，脫軍難禁，非臣不忠，勢使然也」。揮淚大哭，三軍哀痛。四月，成功至中左；聞歷年積貯全失。大怒，引刀自斷其髮，誓必殺虜。議廈門功罪，賞施郎、陳燠，按芝莞以律，與阮引俱斬。何德革職。鴻逵因退隱白沙。時，軍士鎮將，有藉勢互爲爭鬥者；施郎與弟顯，累有戰功，跋扈最甚，動輒凌人，各鎮皆受下風。先是後勁鎮陳斌每與抗，然有戒心，致率兵而逃。方成功南下勤王，郎託夢兆不佳弗從；乃以副將蘇茂代領左先鋒，迨成功班師回中左；既賞其功，而仍以蘇茂典其軍，部將萬禮亦拔爲鎮；即以閒散有愠色。因請爲僧，以揣成功意；成功令再募兵許授前鋒鎮，不從。乃竟削髮不起見。尋因細故，以數人辱罵黃廷營，並毀其器物，成功誡之，郎陽諾而陰銜焉。又以親軍曾德請入成功親隨營，擒治德，成功馳令勿殺，不從；於是成功圖之益急。五月，施郎怨聲頗露，愈無所忌；成功遂羈郎及其父大宜弟顯；將置之法，郎以計匿蘇茂家，越日渡海，後降清，改名曰琅。是月，成功略地漳州之南溪，清將王邦俊迎戰於磁竈；成功曰：「欲圖進取，先從漳起；漳虜懾服，集兵裕餉，恢復有基矣，爾等勉之」。衆曰：「然」；遂大敗清軍，獲其馬匹輜重而回。六月，以隆武時宿將黃興管中鎮，黃興部將黃梧爲中權鎮副將。初設五營，以戎旗鎮前協陳俸管禮武營，戎旗鎮後協藍衍管智武營，右先鋒鎮副將陳澤管信武營，援剿左鎮副將吳豪管仁武營，楊朝棟管義武營，以監督陳六御管北鎮，主北兵騎射

。七月，敗清兵於同安之龍窟。八月，續設五營，以中權鎮左營副將黃梧管英兵營，吳世珍管遊兵營、戎旗鎮正總班楊祖管奇兵營，林文燦管殿兵營，陳堽管正兵營。命陳啓設局督造軍器，以沈明管護衛左鎮、陳魁管後勁鎮。九月，成功略漳浦，大敗清漳州副將王邦俊及遊擊陳尙智於漳浦之濠潯，殲之殆盡，獲軍器馬匹無算。十一月，清提督楊名高率步騎數千援漳州，成功下令懋賞，親自督戰，遇於小盈嶺，名高大敗，僅以身免。乘勢徇漳浦，守將陳堯策獻城降。遣右先鋒黃廷、中權鎮黃興徇詔安，平和，皆下之。張名振、周崔芝、阮進等至白舟山，成功各授以水師鎮。

永曆六年

九年

正月初二日，成功出兵海澄，是日潮乍漲，直入中權關，清海澄守將以城降。

初十日，督師入江東，遣各鎮攻長泰縣，以提督甘輝主之。十七日，遇清副將王進於北溪，決戰自己至午始解。三月初四日，清總督陳錦來援，成功以精銳逆戰於江東橋北，大敗之。錦隻身遁泉州。遂乘勝拔長泰。四月，取南靖；是時，漳屬各邑皆下，惟府城拒守，乃設二十八宿營，圍攻漳州，清將王邦俊嬰城固守，成功駐城南南山寺；漳屬各縣，亦命將鎮守。五月，清浙鎮馬逢知率兵來援，縱其入城，引兵出戰連敗之；乃固守不敢復出。定西候張名振議就鎮門築水灌城，以水湍難施，乃立木柵，擊簾篠，以爲久困之計。清舟師欲攻中左，解漳州圍；成功令陳輝爲總督率舟百餘，遇於崇武，大敗之。成功至浚州之青嶼，親論賞罰，既仍往漳州，督師攻城。七月七日，家丁李進忠等，殺閩浙總督陳錦來降。成功曰：「僕隸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亡無刑也」；乃賞其功而沈諸水。八月，漳城食盡，百姓餓死過半。九月，清金礦固山統浙、直滿、漢馬騎

萬匹，星夜入援，成功解圍，屯江東以待之。固山由長泰小路入瀟城，成功久頓堅城，師老糧匱，遂退城南古縣，據險以待。金礮來攻，成功以火箭、火礮擊之。時秋厲方深，西風突發，煙焰蔽天，遮不見人，成功之師，不能相顧，遂致潰敗。鎮將黃山、陳倬、廖敬、郭廷、洪承寵俱陣亡，乃退保海澄。十一月，以義武營楊朝棟管右衝鎮，陳鵬管義武營。十二月，命正中軍都督張英兼理海澄縣事。是月，清兵犯平和，中權鎮黃興等擊潰之。

永曆七年

順治十年

正月，清兵掠海澄之石碼鎮，焚居民以遁。二月，清軍陷詔安、平和；承制斬

戎旗鎮王怡。三月，清廷下閩撫張學聖、與泉道黃澍，泉州總兵馬得功，按察使王應元於理。初，浙閩總督劉清奏曰：「臣遵密諭，細察廈門一窟，素稱鄭氏老巢，撫臣張學聖，道臣黃澍，鎮臣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潛師往襲，悉擄其家貲，以致索償修怨，海郡淪陷；三臣罪固難道，至按臣王應元徇隱不奏，深負巡方官之責」。至是，乃革職，下刑部獄。是月，水師前軍定西侯張名振啓曰：「名振生長江南，將數十年，今虜各處兵將，多係舊屬。茲金酋既併力於閩，勢必空虛浙、直，我以百艘，乘此長風破浪，直入長江，號召舊時手足，攻城掠野，因時制宜，搗其心腹，虜無暇南顧；藩主得以恢復閩省、會師浙、直，可指日待也」。成功然之；予兵二萬，携三月糧，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其軍；並遣忠靖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護衛右鎮沈奇，禮武鎮林順，水師後鎮施舉，智武營藍衍聽節制。軍次舟山，獲叛將金允彥磔之。尋屯崇明，復鎮江，登金山遙際孝陵，三軍慟哭失聲。冬盡，撤回崇明。平原將軍仁武伯姚志章，誠意伯劉孔昭並以軍來歸，號召舊旅，聲勢大振。四月，清將金礮取海澄，劉清泰調水師出福，興二港，合攻

中左。成功令林察、周瑞、周崔芝、阮駿、黃大振分守諸港；而察船遭颶入興化港，遂被執，尋以議和釋之。是月二十八日，金礪出師，海澄守將郝文興告警。五月初一日，成功至海澄，命知縣張英集民壯，備器械，協北鎮陳六御督仁武營吳豪、義武營陳鵬、智武營藍衍守城；並以各鎮分紮城外，成功自駐媽祖宮督戰。又以水師楊權、蔡新以遊兵擾之。初四日，清兵迫大營半里許，以礮數百門猛擊，成功軍傷亡甚重；諸將忿不可忍，詰朝請戰；乃以後勁鎮陳魁，後衝鎮葉章先，各以選鋒數百前突；金礪伏騎起，礮火熾烈；葉章陣亡，陳魁腿折，乃收軍。清軍礮擊兩晝夜，成功營壘每整而復摧，兵將驚怖偶語。初六日，成功以宣令廖達傳諭曰：「此城之不守，尙圖恢復？木藩有計殺虜，生死以之；如有不敢守者，聽其回」。參軍馮澄世曰：「雖死無可去之理，恐將領未喻藩意耳！」乃以招討大將軍印付澄世，遍諭軍中，有能率衆得功者，願以印題讓。衆感奮，勞之以酒。成功登臺以觀，諸將諫，成功曰：「命繫於天，虜礮其奈我何！」張蓋而登。俄彈如雨至，衆請避，不從；請去蓋，亦不從。甘輝情急，強掖之而下；甫離，坐已碎於礮矣。時成功以護衛前鎮陳亮策守鎮遠寨；金礪欲攻城，輒以寨是慮，因先圍之，礮擊營壘皆摧；乃掘地爲穴以處，成功曰：

「虜本利在速戰，其所以從事礮擊者，欲我自退也；我退彼臨，則不知死所矣！虜計不售，而火藥又罄，勢將改圖。我料今夜必逞其礮火，詰朝必來攻城；但一戰而斃，無能爲繼也。虜欲薄城，必先越壕，而必先以空礮恫我。茲有約：虜空礮虛發者，是將來矣，即扼壕邊靜候；來則砍以刀斧，走則不許追逐。砍之壕邊不能盡也，虜有濟者，俟其畢濟，則銃礮齊施，諸鎮畢

出；彼前阻堅城，後臨深塹，逃無路矣！」

並令戎旗鎮神器營何明於壕邊埋設地雷。是晚，金礮以礮火鼓猛攻，五鼓清兵分三疊大至。成功親督戰，凡三進退，清兵不得越壕而進。俄東方漸白，其三疊滿將傾巢來，方半渡，地雷發，清兵死亡枕藉，城壕爲滿。成功揮各鎮齊出，乃盡覆其軍，金礮僅以身免。六月，徇粵東，師次揭陽，攻鷓汀寨不下，成功傷足。八月，成功回中左，以速復漳州各屬邑，晉爵漳國公。是月，成功屯揭陽。初於正月，芝龍曾諭清人求和意，成功以清軍掠中左爲辭，却之。嗣清廷下張學聖於理，咯成功以海澄公，晉芝龍爲同安侯，封鴻逵爲奉化伯，授芝豹左軍都督府左都督；至是再來求和。成功曰：「清朝亦欲給我乎？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兵食也」。乃復芝龍曰：

「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父既不以兒爲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闊絕，卽一字亦不相通。總由時勢殊異，以致骨肉懸隔。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輒佩服春秋之義。自丙戌冬父駕入京時，兒旣籌之熟，而行之決矣。忽承嚴諭，欲兒移忠作孝，仍傳清朝面諭，有原係侯伯，卽與加銜等語。夫旣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爲信耶！當貝勒入關之時，父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以啗父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旣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卽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父在本朝，豈非一堂堂平國公哉？卽歸清朝，豈在人後哉？夫歸之早者且然，而況於後者？又可笑者，兒先遣王裕入京，不過固有訛傳父信，聊差員探息；輒繫之於獄，備極董楚。夫一王裕，亦做得甚事，而吠聲射影若是？其他可

知。兒於己丑歲，亦已揚帆入粵，屯田數載矣；不意乘兒遠出，妄啓干戈，襲破我中左，蹂躪我疆土，虐劉我士民，擄辱我婦女，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錢穀，何可勝計？彼聞兒將回，乞憐於四叔，幸四叔姑存餘地，得以骸歸；乃歸而又相貳敵讐。我將士痛念國恥家亡，咸怒髮指冠；是以有漳、泉之師，陳錦之授首，楊名臯之屢敗，固自出爾反爾之常。不特此也，異國如日本、柬埔寨等夷兵且晚畢至，亦欲行吞秋大義矣！信如父命及清諭，猶且兩難；而以父所傳之諭若此，乃抄到部院劉清泰所賈之勅若彼，前後之言，自相刺謬。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豈肯以坐享者，受制於人乎？且以閩、粵論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識者？蓋閩、粵邊海也，離京師數千餘里，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諧，死亡殆盡；兵寡則難守，兵多必召集；召集則兵食難支；兵食不支，則地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上，此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時，坐鎮閩、粵，山海寧謐，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清朝不效本朝之廟算，而勞師遠圖，年年空費無益之貲，將何以善其後乎？其或者將以三省之虛名，前啗父者，今轉而啗兒，非不信父言，而實有難信父言者。劉清泰果能承當，實以三省地方相畀，則山海無竊發之虞，清朝無南顧之憂，彼誠厚幸。至於餉兵而外，亦當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於勞師遠圖，空費帑金者乎！況時下我兵數十萬，勢亦難散；散之則各自嘯聚，地方不寧；聚之則師旅繁多，日費巨萬，若無省會地方錢糧，是真如前者啗父故智也！父既誤於前，兒豈再誤於後乎？兒言本

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復有加者乎？况兒功名之念素澹，若復作馮婦，更非本心；此可爲智者道耳。不然懸烏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九月，和議既啓，成功催科之師四出，清浙閩總督劉清泰不堪，以書來說，並以芝龍之安危相脅；不應。十月，以中權鎮黃興，前鋒鎮萬禮等徵龍巖餉銀二十萬兩。十一月，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衝鎮楊朝棟等徵惠安、仙遊餉銀三十萬兩。十二月初一日，水師前軍定西侯張名振大敗清兵於崇明之平洋沙；清兵步騎萬餘，無生還者。是月，成功親率戎旗鎮巡南安、惠安，討不服徵輸者。

永曆八年

順治十一年

正月，初，芝龍諭和時，有先獻魯王之說，至是乃護魯王移居南澳，尋回金門。

二月，成功延見清使於安平之東山書院，清廷以海澄公勅印相誘，成功不開讀，惟盛宴款之，曰：「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清使遂辭回。是月，成功措餉於福、興、漳、泉四府，派富戶追納；惟所遣將吏俱屯城外，不擾；計追納徵銀四百萬兩有奇。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溯江而上，遂復瓜州，觀兵儀真，留六日，抵燕子磯，至京口，登金山寺望毅宗而回，仍駐崇明。親標營海鎮總兵掛濟勝將軍印都督同知顧忠，以偏師北略山東登州、萊州等處，次鴨綠江，薄高麗境，至天津，獲糧船百餘艘而還。名振尋攻吳淞，敗清副將趙祖，誠首四百，獲糧船三百七十艘。會議和，成功召還名振；惟義師多不欲南，相率散去。三月，清總督劉清泰再以書來勸和，不報。乃親督諸軍，巡視民情，以定剿撫；由南安小路至楓亭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登舟，駐鎮東、海口等衛。海壇，松下等海島小社不服，率師攻破之，以平夷侯周崧芝鎮其地。四月，援剿前鎮黃大振措餉興化，多不法，成功執歸中左殺之，以副將戴捷代其職。是月，西寧上李定國，進兵廣東，復高明，圍新會，來書約會師；乃以援剿前鎮戴捷率水師三千入粵，遂復潮州；尋亦不守。前提督黃廷，前衝鎮萬禮措餉於永定。清汀州鎮總兵王元綱來襲，敗其師於雷湖。督餉黃愷橫行暴斂，成功收而殺之，沒入私贖十餘萬。七月，晉封成功爲延平王。初擬七年五月，遣監督池仕紳奉表上捷於行在；至是兵部職方司主事萬年英齎勅來閩，晉封爲延平王，制曰：「克紱彝倫，首重君臣之義；有功世道，在嚴夷夏之防。蓋天地之經常，實邦家之良翰。爾漳國公賜姓，忠猷愷掣，壯略沈雄；方閩浙之飛塵，痛長汀之鳴鏑。登舟灑泣，聯袍澤以同仇；曠臂盟心，謝晨昏於異域。而乃戈船浪泊，轉戰十年；蠟表興元，間行萬里。作砥柱於東南，繁遺民於弁冕。弘勳有奕，苦節彌貞。惟移孝以作忠，斯爲大孝；蓋忘家而許國，乃克承家。銘具金石之誠，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錫以冊印，封爲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矛戟；不建舉庭之業，永承胙土之庥。尙敬之哉！」

成功辭不受，仍以招討大將軍行事。另遣監督張自新隨敕使由水路詣行在，表請海澄克敏有功將領中提督甘輝等封賞。是月，清福建提督楊名高，以成功「奉詔下恭，情甚回測」奏，閩浙總督劉清泰亦請派固山額眞移鎮閩、浙之間，於是清廷增兵來閩。八月，清使葉成格、阿山，偕成弟焱以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將勅至閩，並堅執先薙髮，後心詔，成功叱之。九月，焱長跪泣成功曰：「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成功曰：

「爾凡子未知世事！從古易代，待降人者，多無結局；惟漢光武不數見。父既誤於前，我豈蹈其後？我一日未受詔，父一日在朝榮耀。我若苟且受詔削髮，則父子俱難料也！爾勿多言，我豈非人類而忘父耶？箇中事未易；未易」；

乃不言和事。清使無所成而回。是月。西寧王李定國請會師東粵，以與清廷和議，乃未遑出師。詔安澳南寨抗餉，以前提督黃廷破之。十月，應西寧王李定國之約，南下勤王，先遣效用官林雲璿率表行在。命水師左軍輔明侯林察總督水陸軍，以水師右軍周瑞爲水師統領，戎旗鎮王秀奇爲陸師左統領，左先鋒鎮蘇茂爲陸師右統領，率護衛左鎮杜輝，後勁鎮楊正，正兵鎮陳燠，信武營陳澤、殿兵營林文燦、遊兵營黃元等，精兵數萬，樓船百艘，入粵以應定國。又命忠振伯洪旭、戶科楊英至銅山撥舟賣糧。是月設育胄館，以錄陣亡忠臣後；設儲賢館，以考諸生優行者。十一月初二日，清漳州守將千總劉國軒降，命援剿前鎮戴捷守之。授劉國軒都督僉事，命管護衛後鎮。一時漳州屬邑皆服。時，成功既取漳州，大軍指興化各邑，於是清廷命鄭親王世子濟度，於月之十八日率師入閩，並調楊捷、馬得功，馬進寶爲福建隨征右、中、左路總兵官，十二月，略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邑皆下。

永曆九年

順治十年

正月初五日，援剿鎮林勝以地道攻仙遊，拔之。二月，承制設六官，以參軍潘

廣鍾管吏官事，張玉爲吏官左都事，忠振伯洪旭管戶官事，林調鼎爲戶官左都事，參軍吳慎爲戶官右都事，楊英、陳中出征時加都事銜以行，參軍鄭擎柱管禮官事，呂純爲禮官左都事；都督張光啓管兵官事，黃璋爲兵官左都事，李胤爲兵官右都事；都督程應璠管刑官事，楊秉樞爲刑官左

都事，張義爲刑知事；理海澄縣事參軍馮澄世管工官事，李贊元爲工官左都事，范斌、謝維爲工官都事。又以常壽寧爲察言司，鄧愈爲承宣司，葉亨爲承宜知事，鄧會爲正審理，張一彬爲副審理。命參軍林其昌理海澄縣事。初，成功以行在遙隔，軍前所委文武職銜，一時不及奏聞，乃許便宜委用，武職委至一品，文銜許設六部主事。成功復疏請，以主事七品銜卑，難以彈壓；乃賜詔，許軍前所設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比員外郎，於是設六官，置協理各一員，左右督事各二員，處理事務。三月，設六察官以敷陳庶事，稽察利弊。是月，六察官周素，葉茂時等陳：「中左興王之地，不宜因循舊址，顧名思義，請改中左所爲思明州」，從之。四月，始受延平王冊印；但行所屬仍以招討大將軍名之。前以海澄之捷，封戶官忠振伯洪旭少師，中提督甘輝崇明伯，前提督黃廷永安伯，戎旗鎮王秀奇慶都伯，前鋒鎮赫文興祥符伯，前衝鎮萬禮建安伯，拜工官馮澄世太僕寺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月，城丙洲、高崎、五通、湖蓮諸要衝。五月，林察等勸王師回，稱西寧王李定國戰敗，退入梧州，應接不及；成功大怒，各降黜有差。是月，水師一鎮忠靖伯陳輝等徇福寧之沙埕，清守將千總張國忠潰。時清平遠大將軍濟度欲窺思明，乃命各鎮暨分遣措餉各員回紮漳州以待。選育胄，儲賢二館諸生爲監紀，監諸提督；鎮軍紀錄功罪。又於各鎮設大餉司，以主糧餉；設監督、監營、督陣官以督陣戰。六月，命前提督永安伯黃廷率師十二鎮南下，由漳浦詔安，以徇潮州。是月，芝龍被禁高牆，芝豹戍寧古塔。七月，成功曰：「和局不就，宜分兵與定西侯張名振並忠振伯、陳輝等，會師進入長江，搗其心腹，使彼不得併力南顧」。乃以陳六御爲總制五軍戎政，中提督甘輝爲陸師正總督，右提督王

秀奇爲陸師副總督，水師右軍洪旭爲水師總督率後衝鎮周全斌等十二鎮北征。是月，移書日本幕府，以通好也。八月，黃廷南征之師復揭陽，以張一彬理揭陽縣事；尋普寧，澄海皆下；旋墮二城，以益揭陽。九月，成功聞清平遠大將軍濟度至閩，乃毀安平城；安平距泉州六十里，芝龍初置第其中，洋船直通城外，人煙繁華，勝於郡城；至是障之。並毀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歛兵回思明，以利戰守。是月，北征之師阻風，饑，就溫、臺取糧。十月十五日，北征之師次舟山，旋會張名振，陳輝水師，二十六日遂復舟山，清舟山協副將把成功等二十三員悉降；寧波北協副將張洪德亦降。十一月，水師前軍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乃命總制五軍戎政陳六御兼管水師前軍。十二月十三日，北征之師回思明，忠振伯洪旭後發，以書招清臺州副將馬信；信乃執巡道傅夢籟、臺州知府劉應科等來歸。

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清兵犯揭陽，戰於西關，敗績，援剿右鎮黃勝、殿兵鎮林文燦死之。是月，命水師前鎮英義伯阮駿專守舟山。二月，棄揭陽，調左先鋒鎮蘇茂等回思明。二十三日，總制五軍戎政水師前軍陳六御復寧海。二十九日，乘寧海之捷，復健跳所。是月，清人欲圖舟山，水師前鎮阮駿請援，命中權鎮馬信，前鋒鎮張洪德協守舟山。三月，馬信率舟北上，復楚門。是月，以左先鋒蘇茂揭陽之役，喪師折將；且前密縱施郎，誅之。命前衝鎮黃梧，後衝鎮華棟守海澄。四月十六日，清定遠大將軍濟度，命福州水師副將韓尙亮寇思明；成功以水師左軍輔明侯林察等自頭圍出逆之。暮風雨大作，尙亮不得收泊，其艘遂散；俘其艦十餘，毀三十餘，遁回者不滿十一；尙亮落海，其衆死者無算。旋濟度命隨征中路總兵王進功犯白沙，復不逞。是月，晉王

李定國奉帝幸滇，改雲南爲滇都。五月，分戎旗鎮爲二；以戎旗鎮林勝管左戎旗鎮，左衝鎮楊琦管右戎旗鎮，以左衝鎮副將洪善管左衝鎮，以翁陞爲左衝鎮副將。以張魁管奇兵鎮。六月，清廷始嚴海禁，敕諭浙、閩、粵、江南、山東、天津各督撫，凡沿海口岸，相度形勢，設法攔阻，或築七壩、或樹木柵，不許片帆入口。是月，成功將督師北上，以積貯均在海澄，留左提督王秀奇統黃梧、蘇明等守之。時濟度以漳泉屬邑皆下；獨澄未復，百計誘降。黃梧以前在揭陽失利，懼誅，遂挾蘇明據城降清，封海澄公。時成功以海澄爲關中、河內視之；既失，進取之謀大挫，深恨之。七月，成功以清軍頓重兵於漳州，欲襲取閩安、觀兵天興府以綴之；乃命中提督甘輝率左戎旗鎮林勝，左先鋒鎮周全斌、左先鋒鎮楊祖等十五鎮，與五軍正中軍張英等同征；十七日至閩安，清兵驚遁，克其城；遂進薄福州。八月，大軍既入閩江，清兵亦全師北撤；成功恐閩安有失，乃以前提督黃廷總督各鎮留守思明，親詣閩安督戰。是月二十六日，舟山復陷。初，既克舟山，清人寢饋不安；至是集各省大軍來攻；水師前鎮英義伯阮駿輕進，中誘敵之計，遂致大敗；阮駿與總制五軍戎政水師前軍陳六御，前鋒鎮定寧伯張洪德，總兵劉永錫，水師總兵張晉爵皆死焉。太常卿陳九徵、副使俞師範被執不屈死。清人知不可守，旋亦棄之。九月初三日，成功次南臺，據萬壽橋，遂圍福州，不克；乃遣將分戍閩家鎮及羅星塔城，爲久守計。是月，克連江縣，以洪善守之。十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將軍濟度知成功遠出，乃命提督馬得功寇銅山，以制其後。後衝鎮華棟，護衛左鎮黃元擊敗之。十二月，徇羅源、寧德，斬清驍將梅勒章京覺羅阿克善及巴度，柯如良等，清軍爲之氣奪。

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正月，以左先鋒鎮周全斌統領右戎旗鎮，援戰後鎮陳魁統領左先鋒鎮，遷右戎旗鎮林明管援勦後鎮。是月，清廷以夷三族脅芝龍於獄；芝龍遣使謝表等請就赦，曰：「臣等奉太師命，特來稟請和局一事；到此已久，恐太師度日如年，候回信復命難待耳」。至叩頭流血；成功不從。自是和局以絕。二月初七日，遣總制五軍戎政行軍司馬水師前軍張英率師北征，措糧福寧，温州等地，遂下閩、浙要衝之金鄉衛。二十一日，右戎旗鎮周全斌措糧福安內港，克拮坑寨，可足三月糧。三月初八日，鄭鴻逵卒於金門。是月，成功自三都北征，阻風，回思明。命後提督萬禮督各鎮兵戍閩安鎮，羅星塔等處。四月，成功以北征之行既遲，望晉王李定國連兵楚，粵，以爲牽制，乃偕使泛海詣行在。五月，令招募松門一帶漁民，以作進兵長江嚮導，乃使水師後鎮施舉，水師前鎮左營李順哨定海。察言司常壽寧諸戶官鄭泰中飽兩洋貿易銀兩，成功核無其事；乃放壽寧臺灣，命何斌資其衣食，尋卒。清以定遠大將軍濟度累敗，乃調固山額真郎賽戍閩，駐福州。六月，荷蘭東印度公司駐臺灣長官揆一 Frederic Coyett，使何斌來求通商，願年輸餉銀五千兩，筋胚十萬支，硫千石；乃許之；並以臺灣洋稅事委何斌。時，北征期近，以水師右軍洪旭爲居守兵官守思明；乃大宴各居守思明文武及家屬，賞給金幣有差。七月十三日，北征將行；成功親率左戎旗鎮林勝，中提督甘輝等措糧於興化之涵頭、黃石等地。是月，成功，次閩安鎮，巡視城寨；乃總督五軍戎務王秀奇，總制前提督黃廷，護衛前鎮陳斌分守閩安及羅星塔，護衛中鎮陳澤率水師爲應援。八月十四日，成功舟師北上，克黃巖，清副將王戎降，以毛恆理黃巖縣事。二十六日，克臺州，清紹臺道蔡瓊枝，臺州知府齊維藩，臨海知縣黎獄詹，臺州副將

李必等皆降。是月，命護衛左鎮杜輝，革職留任援勦後鎮林明協守閩安，命中提督甘輝爲閩安應援。清廷幽芝龍於寧古塔，加鐵鍊三，手足扭械。九月初一日，取太平，清守將舟山協標中軍遊擊高綿祖降；初七日，下天臺，仙居，天臺守將韓文盛降。十一日，取海門衛，守將張捷暨臺州水師右營遊擊劉宗賢降。時，清福建總督李率泰規成功遠征，乃命大軍分數路犯閩安，及羅星塔。十四日，閩安鎮陷，前提督右鎮余程死之；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謙爲施琅誘降，旋遇害。成功聞訊，乃棄臺州南旋。十月十五日，究閩安失守罪，諸將降責有差。十一月，英兵鎮唐邦傑降清。是月，以鷓汀壩負固數劫海上糧道，命戎旗鎮林勝，前提督黃廷屠之。晉封成功爲潮王，辭不受。

永曆十二年

順治十五年

春，成功南連粵西，北結江、浙義士，以備北征。三月，整訓將士，組左右

衛武親軍，號鐵面軍，身披鐵鎧，矢銃不能傷，計八千人；水師、騎兵、步兵各五萬人；又以萬人爲往來策應，共得甲士約十七萬衆，築演武亭於廈門港。五月初七日，布出軍嚴禁條令，曰：

「一、就地取糧亦不得已之役，官兵只准取糧，不准姦淫，擄掠婦女；如有故違，本犯立即梟示，大小將領，一體從重連罪。不論鎮營官兵，役伙人等，有能拿報首明者，賞銀五十兩。一、攻勦地方，有附虜十分頑抗負固者，攻破之後，明令准掠婦女，以鼓用命，以示懲創，不在禁內。如係虜據不服，百姓罪有可矜；如無明令擄婦女者，不准擄婦女在營在船；如有故違，本犯梟示，大小將領，一體從重連罪。不論官兵、役伙，拿解首明者，賞銀三十兩。一、擄掠婦女在營，必難瞞同窩舖之人；如致察出，本犯梟示，同班同隊連罪，盡行梟示。若班隊中能

攻許首舉；不但免罪，仍照格給賞。一、擄掠婦女在船，必難瞞在船之人；如致察出，本犯梟示，本船舵梢盡行梟示；若本船能攻許首舉，不但免罪，照格給賞。一、發勦搶地方，非奉明令焚燬，一切嚴禁，不許擅燬居室；敢有故違，本犯梟示，大小將領，一併連罪。不論鎮營官兵、雙伙，拿報首明，賞銀二十兩。一、出征船隻各舵梢，俱要請給號布，以防混冒；如無號布，將船設官，舵梢梟示，家屬發配。有能拿報首明者，賞銀十兩。一、發勦地方，非奉明令不准擄掠男子爲伙兵；如有故違，本犯梟示，將領連罪。拿報首明者，賞銀二十兩。一、嚴禁混搶。沿海地方，多係效順百姓，官兵登岸之時，不准混搶，致玉石俱焚；須明聽號令。如有未令，敢動民間一草一木者，本犯梟示，大小將領，連罪不貸。一、禁宰牛；農業，民生大本；牛畜，耕耨重資。若肆宰宰，民將失業；不惟百姓俯仰無資，而且軍精重賴。自今之後，不許宰取宰殺；敢有故違，本犯梟示，將領連罪。一、官兵出征，派有船隻載運，各官兵不許借坐給牌商船；或奉本藩調借，事完立即放回，毋得刁難；如違，致船戶稟報，本官兵梟示，將領連罪不貸。以上禁條；如荒淫、擄掠、焚燬、假冒等項，誠恐巡緝官兵，耳目不周，另懸賞格。至於混搶、宰殺等項，已着各鎮營輪流巡緝，難以漏網；但有能拿報稟明者，亦分別錄賞。各項禁條有犯，斷斷無赦；但官兵不識字，着副、翼、司哨、書記逐條解說，曉諭遵守！」

十三日，出師，風不順，二十一日始抵沙關。風雨十數日，軍饑，議措糧於温州各邑。六月初三日，清提督馬得功犯白沙，以窺思明，援勦前鎮戴捷擊走之。十一日，下平陽、清守備車任暹降。十三日，取瑞安，清水師遊擊艾成祥率部降。十六日，圍温州，久不下，棄之。七月初二日，

北進次舟山，命禮部事蔡政祭故總制五軍戎政陳六御，水師前鎮英義伯阮駿等陣亡將士，三軍感泣。十八日，移師食鹽澳候風。八月初十日，師次羊山；羊山近揚子江口，過此卽崇明矣。是午，集諸將議事，天際黑雲忽起；俄，風大作，豪雨如注，各船互擊拆裂，呼號之聲與風濤雜作；船多損，沒士卒數千，成功四子濬，六子寬，十子發，皆溺焉；於是北征之計爲阻。命回舟山整頓，以備再舉；馬匹暫放羊山。十四日，返抵舟山，各船陸續至。九月，以羊山之失，軍糧大損，至是入溫、臺各港奪船取糧，旌旗蔽日，軍容甚盛。諭清將來降；清象山令及守將紳衿，具以豬酒犒師。時，北兵以羊山之倖，有逃走者，傳援剿右鎮賀世明船，頭桅俱粉紅色，欲降清；乃以北鎮姚國泰代之；而中權鎮李必，奇兵鎮張魁、水武營朴世用、火武營魏標一時並罷，以總理監營翁天佑署左提督事，隸其兵。十月初二日，初，後衝鎮劉進忠，以北將多被黜，頗不自安，遂叛，匿海門。成功命右武衛周全斌躡之；至是克其城，而進忠遁去。自羊山覆舟，人船大損，衆心不服，叛者相繼；乃罷北征，命軍前文武輪番歸休；計明春再集。二十一日，抵盤石，紮盤石；諭降，不從，圍之。十一月初七日，下盤石衛。俄下清樂及沙園及岐浦所。十二日，成功駐盤石衛，令各將就汛養兵措餉、造船製器。遣各提鎮分駐各地；以左武衛林勝、右虎衛陳鵬等駐盤石衛及永嘉一帶；右武衛周全斌、左虎衛陳魁等駐沙園所及瑞安迤南。前鋒鎮余新、左衛鎮黃安、中衝鎮蕭拱辰等駐平陽一帶；左先鋒楊祖、右衛鎮黃禮、後衝鎮黃昭、援剿右鎮姚國泰等紮秦嶼、水澳、欽城各地；左提督翁天祐、奇兵鎮黃應、正兵鎮韓英等紮碣石一帶；後提督萬禮、右提督馬信，五軍張英駐溫、臺一帶。十二月十五日，成功由盤石衛移駐沙關之沙門，以戶部主

事鄭省英爲供侍，擢萬義督兵護侍。

永曆十三年

即清十年

，正月初四日，清浙江總督趙國祚圖犯沙園所，盤石衛；出瑞安十五里，不

敢進；遂止。閏正月，臺灣荷蘭通事何斌來歸。先是，永曆十一年，臺灣荷蘭人曾遣斌來使，成功以在臺預徵關稅事委焉；凡臺灣出口商貨，皆就船預稅之；並給以成功所發印收，加斌圖記；如貨主乏款，則由斌具證明，俟至思明納之。既久，事爲荷人所覺，遂繫斌，且罰金；斌以困；至是遂渡海來歸。二月二十日，蒞盤石衛，戒期北征。三月二十五日，諸將皆至。時風信未順，師發有待，乘間操練，士氣甚盛。四月十五日，成功曰：

「寧波尙有虜船百艘，使我北上有後顧，我欲先取之，一以雪陳總制死難之恨；二則待其援師傾巢而至，我已揚帆遠去，使虜疲於奔命，此百戰百勝之道也。定關有二險城阻其外，又有滾江龍截港爲限，須先破之」。

二十九日，遂克定關。以清軍寧波有備，且已自焚其船，已無後患；乃棄寧波，取徑入長江之計。五月初四日，帝入緬甸。成功次烈港，與將諸約各鎮小船不得搶先，致部伍失次；犯者殺。申擾民之禁曰：「本藩親統大師，不憚數千里長驅遠涉，進入長江，刻期恢復；上報國恩，下拯蒼生。此行，我師一舉一動，四方瞻仰，天下見聞，關係匪細！各提督統領，十餘年櫛沐辛勤，功名事業，在此一舉。當從恢復起見，同心一德，共勦大事。進入京都之時，凡江中船隻貨物，准其插坐；但要和衷，不准爭競！其岸上地方百姓，嚴禁秋毫無犯。已有頒刻禁條，炳若日星；總以收拾人心，上爲國家大計；須體此意，諄諄嚴飭所轄。登岸之時，不准動人一草一木；有犯連

罪；非不念爾等從征，跋沙風波，歷試鋒鏑；特以法之所在，難以情宥。各遵毋忽」。又以稔江上形勢，以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張煌言爲前驅，行軍司馬張英、右提督馬信繼之；引港都督李順率總兵王耀武，侍成功坐船備諸。既發，十七日次羊山。十八日抵崇明之新興沙，煌言曰：「此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爲老營」。成功曰：「取之必稽時日，足使南京之虜得從容爲備也。我今迅取瓜、鎮，直搗南京，崇明豈煩攻取哉！」乃移泊蘆竹洲。復嚴擾民之禁。十九日，泊吳淞口，以與清蘇松提督馬逢知有舊，乃遣監紀劉澄通書諭降，未報。二十三日，次永勝洲，紮營操練，再申軍紀約束。時，兵將俱遵嚴禁，掠取食糧，僅限大江以北，轉輸江南之用。二十七日，取糧於泰興，並再申江南騷擾之禁。二十九日，浙海義師陳文達率舟二百餘艘來歸，卽承制以爲指揮向導使。六月初一日，攻江陰不克；以得之無裨大計；乃棄其城，引舟而西。十四日，次焦山，以瓜州扼長江咽喉，清人必守以重兵；且欲圖金陵，亦以瓜州、鎮江爲先；乃計以重兵攻之。並屬張煌言率都督羅蘊章等先發瓜州上游。時，清人經營江防有年，以鐵錨、木椿、浮牌、篾纜安置兩層，橫截於江，謂之滾江龍。又連木爲排，上置木城，置大礮四十門於上，名爲木浮營，嚴爲防禦。大軍奮戰而進，煌言連破木浮營三，十五日，乃扼上游；成功亦進薄瓜州。十六日辰刻進攻，先以善沒水者，破滾江龍，以通航道。時，東南風盛發，大軍遂集瓜州，清操江巡撫朱衣助，城守遊擊左雲龍迎拒於城外，成功揮軍與戰，大破之，巳刻，遂克瓜州。兵部張煌言進曰：

「瓜州陸兵雖敗，尙有水師，退入蕪湖。彼若偵我師登岸紮營，順流衝下，未免牽掛。當速整

水師，直搗蕪湖；一則牽殺虜船，二則聲取南都，以分其勢，使不敢來援；然後陸師可無却顧，進取鎮城必矣」。

成功從之。卽委煌言及協理五軍戎政楊朝棟，直溯蕪湖。又諭諸將曰：

「兵貴神速，瓜州已下，水師遣進南都；虜不暇及鎮江，我全師乘勝，直逼其城，若虜嬰固自守，攻打遲我數日工夫。倘不揣來戰，則一鼓而敗之，則城可立降矣。再勝一陣，則狡虜破膽，南都不攻自下矣！」

是日，祭天地神祇，又祭太祖高皇帝曰：

「成功恨異族之入寇，痛王室之播遷；不遑寧處，焉能坐視。生聚十年，嚮義百萬；既奉旨以收京，爰提師而北伐。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實篤佑之！」

十七日，祭毅宗，斬衰從事，一軍皆素，舉哀，三軍陪哭，聲聞百里。揚州、儀真，鎮江兩岸官民聞之，無不掩涕。二十日，大軍登陸，以窺鎮江，清江南提督管效忠來戰，見成功不動，遁回民聞之，無不掩涕。二十日，大軍登陸，以窺鎮江，清江南提督管效忠來戰，見成功不動，遁回。二十二日，成功設壘於銀山，可俯瞰鎮江城內，效忠分五路來爭；周全斌與戰，大敗之，追殺十數里；效忠僅以單騎遁南京城中。二十三日，成功遣人諭降，清城守副將高謙率知府戴可進詣銀山降；鎮江遂下。是日，士民夾道觀漢官威儀；登峴山饗士。授行營工官馮澄世常鎮道，行營兵都事李胤知鎮江府事，監紀林若霖知刑廳事，以武衛右鎮統領周全斌鎮其地。二十五日，取句容，儀真。時，江南北復覩大明衣冠，人皆鼓舞，歸者相繼。上游則豫章、江、黃，北則淮、揚、廬、鳳，輸糧以效。揚州道高光夔、知府戈時雍、同知李之杰、通判孔與義、推官鄭觀吉、知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縣何翊漢、巡監御史高爾位俱驚遁；吏民以羊酒來迎。張煌言乃命所率協理五軍戎務楊朝棟、兵部主事袁起震、徐長春分撫大江南北。煌言溯流西上，舟師所至，士民莫不齎香以迎。兵紀嚴明，沿江貿易，小艇如織。七月初一日，清廷聞瓜、鎮既失；南北震動，乃命內大臣達素爲安南將軍，同固山額真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等，統兵二十萬南下。是日，張煌言下江浦。初二日，下六合、天長。初三日，清太平府守將劉世賢以城降。初四日，舟師溯江以向南京。初，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度成功將迅指南京，因貽書行軍司馬張英曰：「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逆溯，遲拙；非計也。」英上之；成功乃集諸將共議。中提督甘輝曰：「但坐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得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得通。南京坐困，久必下；無煩加兵也」。行營戶官潘廣鍾曰：「今南京門戶已破，但據此爲根本。遣將分取淮陽各郡，以拊其背；一面傳檄遠近，則瓦解之勢成。且北都而賴江南漕運，今已扼其糧道；久饑則變生；此魏武之勝袁紹於官渡也」。常鎮道馮澄世曰：「不如且守瓜、鎮，收拾人心，伺隙而動；一面書約晉王會師，此全勝之道也」。成功曰：

「袁、曹爭勝，各便私圖；豈與今日同哉？曾何曹賊之比！餘論亦昧大勢。本朝歷年三百，德澤在人，不幸而有變夷猾夏。及今人心振奮，迅取金陵，以爲心膂；席捲武漢，以靈臂指。以長江天險，保東南半壁；然後迎駕東還，命將北伐；進固足取，退亦堪守。南京龍蟠虎踞，形勢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得僉通海水師下之，帝業卽臻穩固，重可知矣。今如頓兵觀望，則虜援漸集，我師將老，尙何進取可言！且晉王音信難通，待其會師，豈不迂哉！意決矣！惟陸上長驅，進捷則士勞；水上連踪，士逸則行緩；曷各言所便？」

時諸將多以步卒鐵甲荷重，又值炎暑多雨，道路泥濘；於是定議以舟師溯江而西。於初三日祭江，至是乃發鎮江。大鯨既發，傳檄四方，有「六月興師，敢云趨利；十年養銳，正欲待時」之語；聲勢甚壯。初七日，次南京之觀音門。以左衝鎮黃安爲水師總督，陸上則成功自率之。乃重申軍令，嚴搶掠、姦淫之禁。初，兵部左侍郎張煌言之徇上游也，實欲控蕪湖，俾拊南京之背；乃以不滿千人之師，溯江而上；時人心思漢；初五日，而蕪湖竟以降書至。成功方次七星洲，煌言來商南京事宜，成功大喜，將以之載上游而孤南京；謂曰：「倘南京未且夕下，則江、楚之虜援至矣！扼而制之，非司馬不辨」。煌言以幕府籌策，所關者鉅，欲共拔南京後行；而成功意亟亟，遂逼發。於是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是日至蕪湖。大江南北，先後來降者，凡四府三州二十三縣。乃以一軍出溧陽以向廣德，一軍屯池州以扼上游，一軍據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偏新安，煌言自往來宛陵、姑蘇間。所至以忠義爲感召，所過坐明倫堂，清吏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乃予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於民秋毫無犯，故遠近壺漿恐後。西至荆襄，南迄嶺表，北達齊魯，東盡兩浙；烽信所及，魂輸夢服；聲威之盛，建義以來所未有也。十一日，大鯨泊儀鳳門，大軍登陸，營獅子山。成功率僚佐觀鍾山形勢，命前鋒鎮余新、中衝鎮蕭拱辰屯獅山，堵儀鳳門要衝；以左提督翁天祐及水師應援。中提督甘輝中，後提督萬禮左，左先鋒楊祖右，次余新屯大橋頭山上。右提督馬信，宣毅後鎮吳豪屯旱西門教場。成功自率親軍四鎮及行軍司馬張英屯嶽廟山。各營雲連勢結，首尾相迎。乃規壁壘。掘塹壕；望祭孝陵，再拜痛哭，哀動三軍。是日，獲清人漕米萬石。丹陽吏民以城來歸，給示撫之。清江南總督郎廷佐、提督管效忠等佯通款成功，以